

文化四季· **生老病死** 丛书

林石 选编

疾 病 的 隐 喻

花城出版社

疾

林石 选编

病

的隐喻

SBU 75/04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疾病的隐喻

林石选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3.6

(文化四季·生老病死丛书)

ISBN 7-5360-3971-9

I. 疾...

II. 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10953 号

责任编辑: 余红梅

技术编辑: 易平

封面设计: 实线设计室 刘思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4.5 1 插页

字 数 33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971-9/I·3231

定 价 22.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文化四季·生老病死

丛书序

何兆武

人生一世，生老病死，古往今来，莫之能外。古代诗人就有过：“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的感叹。乍看起来，这一点和其他物种也并无不同。不过再仔细看来，其间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其他的物种对于自身的生老病死不但茫然无知而且漠不关心，而人却需要问一个为什么——由于一个什么原因，为了一个什么目的。人生一世究竟是为什么，又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也许是一个终古之谜。一切物种都对此茫然无知，也根本无意去追问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人类前仆后继地终古都在追求这个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的答案。这种追求正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那一点“几希”。

有生就有死，没有死就无所谓生。生和死是先天注定了永不分袂的。孔夫子谈“未知生，焉知死”，其中就包括了它的潜命题：“未知死，焉知生。”生与死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体。了悟到生死之为一体，正是自古以来哲人所追求的“齐万物，一死生”的真谛之所在，以至于才有所谓“学哲学即是学死法”

* 本文作者为“中西文化贯通”、享誉全国的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

序

的提法。人们对于生死了悟不单要靠静观和思辨，而且还有待于体验和感受。没有体验和感受，则静观和思辨是空洞的；而没有静观和思辨则体验和感受就是盲目的。“老”带给人以丰富的经验，“病”给人以深刻的感受；二者都是引导人们领悟生死最关键的契机。生老病死应该是天地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花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在当前一片咆哮着的商品拜物教的狂潮汹涌之中，却能别有会心地把眼光转到更高更深的层次的问题上面来，实在令人油然而感到别有一番“逃空虚者闻人足音巩然而喜”的慰藉之情。本丛书中所采集的文字包括有关的中外文人哲士对生老病死的反思或随想，像蒙田和毛姆、鲁迅和巴金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作家。这里所收入的虽然大多是小品或随笔，但文字隽永而意境深远，足以启发读者深入自己的心扉。它将加惠于读者的，远不是一般流行的畅销书所能比拟的。这对于我们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也应该不失为一份有价值的献礼。

目录

1 文化四季·生老病死丛书序 何兆武

—

1 沁出陶罐的水 朱以撒

10 病 南帆

15 我的医药哲学 萧乾

19 住院偶笔 郭风

24 生病 李汉荣

26 说生病 贾平凹

29 病的哲学 章武

32 谁病了（外一篇） 周军成

35 女人的病 冯敬兰

39 语言和生病 艾云

43 病话连篇 胡占凡

48 疗治自己的伤痛 李蔚红

50 脚步 张立勤

55 在病房 沉河

57 论疾病 [英国] 亚·蒲柏

60 论生病 [英国] 弗·吴尔夫

74 疾病的隐喻（节选） [美国] 苏珊·桑塔格

89 论健康之过虑 [英国] J·艾迪生

目录

94 想象的病痛 [法国] 阿兰

二

96 病中 巴 金

106 病榻呓语 冰 心

108 冬日五则 刘白羽

113 疗疴琐忆 王充闾

130 病痛的片断 张海迪

133 病人 贾平凹

140 我 21 岁那年 史铁生

153 伤足小记 李子云

159 病室小札 周 涛

172 春天的病房 雷平阳

174 病悟 陈映实

178 女人在病中 艾 云

180 我住 101 病房 黄晓萍

186 望不见望不见望不见 张立勤

191 病床 周晓枫

200 养疴记 [英国] 查尔斯·兰姆

207 病床琐事 [日本] 正冈子规

210 不悲观的病人 [日本] 上林晓

目录

- 213 痛苦忍耐的日子 [日本] 三浦哲郎
217 疟疾 [俄国] 尤里·邦达列夫
224 生命 [日本] 森田玉

三

- 229 小病 老舍
232 小恙 周晓枫
235 小病是福 姜维群
237 小疾扰人（外一篇） 赵健雄
240 我得了富贵病 费秉勋
245 口中剿匪记 丰子恺
248 病趣四题 季振邦
258 探病 冰心
261 探病 查志华
263 旧情复发 王开林
267 9岁的病榻 苏童
270 教你生病 毕淑敏
273 好想生病 白虹
275 雅病 费振钟
281 脚气病说 费振钟
285 病态人格 蒋子龙

目录

- 288 吃药年代 杨泽文
 291 霍乱 [俄国] 亚·普希金
 294 向远处看（外三篇） [法国] 阿兰
 301 疾病，厌倦的疗法 [日本] 萩原朔太郎

四

- 302 解读生命 叶恩忠
 311 病隙碎笔 史铁生
 321 跨出更衣室 王志勇
 326 没有留住的 冯积岐
 328 说畸形 [英国] 弗·培根
 331 箏和我 [日本] 宫城道雄

五

- 334 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见你
 ——对现代医学的人文透视之一 王开岭
 342 医学的人文品格 周国平
 349 乡村医生 周佩红
 355 虚说中医 费振钟
 361 对中医的一知半解 李汉荣

目录

370	中药	朱以撒
373	民间方	费振钟
377	奇方琐谈	费振钟
382	节气与哮喘，或农历中的梨	车前子
388	喝药琐谈	商 河
391	“煎药”漫说	王稼句
394	关于吃药	吴若增
398	治病记	于 坚
418	看病	方 方
421	去医院看医生	北 野
425	看医生	姜琨敏
430	医生病	方英文
433	庸医的医术	萧春雷
435	呵护心灵	毕淑敏
440	论医学	[古波斯] 昂苏尔·玛阿里
448	医生的道义（外一篇）	[日本] 萩原朔太郎
453	编后记	编者

沁出陶罐的水

朱以撒

疾病和肉体的关系，选用这样一个标题来比喻，让自己感到别致极了。这缘于那一天我在一个低矮的屋檐下避雨。房主显然是外地来打工的人家，房内有一个大的陶罐，盛满清澈的水。惋惜的是罐壁裂了一条缝，如果不是我避雨时心情略显无聊细细端详，一般的眼力还真看不出来——有些极其细微的水线就沁了出来。水这种物质会让其他物质毫无办法，只要有一丝缝隙，就会把它暴露出来——除非你圆满浑如。

生老病死。死是与生俱来的。在死与生这个巨大的空间距离里，中间需要无数阶段的铺垫，平安的人最终要庆幸自己抵达老的位置。生与死用来表达人的生存、直到生存的丧失这两极中，疾病则是时去时来光顾的。根据民俗的说法：“人食五谷，焉能无病”，似乎对于病的存在坦然之至并不反感。人们对于小病绝不惊慌，凭着肉体内的抵抗力就足以驱赶它们。这令人想起原野中的草人，凭风舞动长袖，就可以使鸟雀惊惶失措，使它们飞落到别的田垄上去。对于那些超乎人的抵抗力量并汹汹而来的病，人们必须到相应的机构里去，我们称其为医院。个人对于病无可奈何时，必定借助于此，白色的墙、白色的大褂以及红色的十字。色彩圈定了一种含意，使病人充满依

1

▲
疾病的隐喻

■ 疾病的隐喻

赖的念头，祈盼在这充满难闻的药水味里，回复往日的康健。

病是一种不良状态。你读出声来，音调是那么冰冷强厉。由病展开的种类不可枚举，令人眼花缭乱。尤其，如今越来越多外来名称，许多无意义的单字组合，譬如“艾生曼革氏症”，让人心灵陡增重负：连病症的名称都变得如此漫长了。与此相适应的是治病的药名，也变得稀奇古怪，如“异丙安替比林”。让看惯了柴胡、川芎、金银花的平头百姓吃惊不已。现在，要对现代病有所知晓，有必要付出一点记忆的力量来记住这些病名、药名。

其实，病是不可见的。我们说一个人生了病，我们并没有见到那个折腾人、摧残人的病的形影。病是虚幻的、如幽灵般漫天浮游，只有当他洒落在某个人的肉体上，从那痛苦万状的模样里，得知他——病了。

肉体得病，形成的共识就是服药。健康的肉体是抵御药的，任何一种药对于健康的肉体不仅无益，甚至进入肉体还造成伤害。肉体自身具有的调剂、协作功能，只有在失调之后，药物才开始舒展雄风。服食药物古时就有，甚至以此寄希望于长寿无疆。日渐病深的肉体，对药物的功能只求起到基本疗效，譬如消炎止痛。疼痛是病的最基本症状。巨大的疼痛足以让人失态，很矜持的形象居然在众目睽睽下，缩成一团。疼痛同样看不到，却在内部四处逡巡，一忽儿胸前，一忽儿背后，一忽儿胃部，一忽儿肝部，甚至铺天盖地而来，肉体被疼痛充满。于是让药追踪围堵，首先克制，然后消弭。有的阶段，疼痛被制止了，肉体开始舒服，更多的时候，疼痛卷土重来，新一轮折腾再次开始。

只好动用另一种手段了。寒光闪闪的器械派上用场，冰冷的利刃毫不费力地打开皮囊，抵达内部，寻找到制造疼痛之源。操纵这些器械的人整个脸庞被口罩代替，从露出的双眼里

看不出表情。他熟视无睹，只是内部已经酝酿成熟，稳当了他手上的动作。这些器械发出铿锵的声响，从动作上看，似乎一件只移动一下。一大排整齐有序的器械，要运用完才告过程完结，它们代替了人的手。长短尖秃、曲直厚薄，分别负责进入不同的部位。这些特制的器械在体内如鱼得水畅快地游刃，疼痛原解除后，这件皮囊开始被缝合，像我们常看到的皮口袋破了那般，由细密的针脚让分裂的两半重新吻合，时光也无法消退这种痕迹。

对于在病中呻吟的人，如果我知道了，通常会怂恿他们去找中医——老中医。他们靠一个微型枕头，靠几根指头，捏田螺一般，可以洞察病体内一切隐藏，甚至病人不愿启齿的。病人感到温暖的，是老中医眉宇间那一副淡若秋水的神情，似乎再凶恶的恶魔也不在话下。信任感正是在这种神情里迅速构成的。老中医显然通晓系统论，把整个肉体当作一个系统的工程看待。手指头搭着脉，脑海里已印满了病理的玄机，显的隐的、淤的通的，如蛛网般遍布人体的经络，都纲举目张地在脑屏幕上——展现。系统地解决问题，这是他高明地方，同时也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们相形见绌。接下来就是笔走龙蛇地开药，从无数的中草药中寻找解开玄机的那几味，标上重量。中药店是这些草木被肢解后的聚合地，长方形的抽屉是它们的新居，门口贴着居住者的名字。有些常用的药材的名字不断地为中医提及，便隔三差五地抛头露面，而有的则闷在里边，很少有透气机会。很有喜剧意味的是司药在完成任务之后，总是将几帖药垒起，打包成一串小点心的模样，提在手上犹如提着一串美味，回家。中药的服用要比西药缓慢，煎药绝对需要耐心，听着药罐里合比例的药和水在红泥小火炉上，炭火鼓励着轻吟浅唱，真是世上美妙的音乐。从药罐顶上渗出的气味，等于把整个居室消毒了一番。我之所以劝人寻找中医中

药，还有一个私人的隐秘，那种苦涩、辛辣气味，让人怀念祖先，怀念起广袤的原野、崇高的山岭，怀念我们最早出生的地方。

品类繁盛的果物，我们的口福日益增长。这使我们也顺带留意一些生命。如果遇上一个硕大的果实，澄鲜的果皮上散发着清香，就算有一个拇指大的烂点，剝去之后仍然不失为一种美味。当侵蚀部分远远过于完好，它的命运就不难预料了。人不能拒绝病痛的侵蚀，就像果实那般无法拒绝溃烂。鉴于已有的前提，人总是为各种征兆心惊肉跳。从哲学的道理上来讲，任何行为都是可觅因果的，病却未必。它们的袭来似乎是随意性的、爆发式的，让人防不胜防。有时一经确诊已是晚期，病毒将开始到结束简练地压缩到极端，过程已毋须展开。我们越来越注视自己每日的精神状况、肉体状况，一声喷嚏、一回眩晕、一次便血，都会令人心绪低沉，引发不尽联想。除非，通过某种渠道排查，否则会随着时日的推移出现愈来愈多的猜疑版本。平心而论，病痛打破了我们心理上的平衡，也使我们未来的憧憬打了折扣，把理想先放掉，关注现实，服务当前。人就是上帝捏造出来的一粒硕大无朋的葡萄，经不起磕碰，稍稍划动表皮就汁液纵横。当病痛达到不可阻遏的程度，死神的黑翼就伸张开来，一种质变随时都可以认定。这粒葡萄的命运昭示无遗。

病是这么地私有化。其中滋味只宜于个人品赏，再绘声绘色地向人描述，只会给对方一些可怖的感受，无法细化。但是疾病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向他人炫耀的资本。这样的现象我看过好几次。大病初愈的人向他的好友、同事，渲染病中场景，让人猜测他去了一个让人恐怖的远方，旅游方才归来。脸上的神色诉说着疲惫，光泽、力度、弹性被抽走了不少——还好，这个像陶罐一样的皮囊，缝隙已被严实地粘合了。不管怎么

样，肉体中隐藏一种难以驱赶的病，如果还携带感染的细菌，不要责怪别人内心的恐惧——远离病人。的确事出有因——有谁愿意让别人的病菌沾惹上、吞噬自己健康的肌体呢？人都有保守自己的本能，趋利避害是人最原始的本性。万不得已要和艾滋病人握手，以示社会关爱他们，内心却战战兢兢，皮肤接触刹那的犹豫，就算是蜻蜓点水般点击一下，回来后，头等大事就是反复地消毒，并且为此不安许多时日，疑神疑鬼。由于病，把病的主体和正常人隔离开来，使社会秩序和内心感受趋于正常。似乎也只能如此了。

我由此想到自己。二十多年前，在蚊虫遍地的乡村，疟疾突然袭击了我。虽然肉体最终还是取胜，但阴影已不可能驱散。总是会在午后三时左右突然发冷——当时还是盛夏，我身边的人大汗淋漓。汗腺收束，冷意逼人，幸好那一天没有下田，很快就返回农舍，蒙上两床被褥，无数的冷在全身旋荡，脉管里充满了战抖。我蜷缩一团，不停地哆嗦，无法自主。寒意过后，体温猛烈生长，宛若疯长的植物不可限制。汗腺如无数泉眼，向外倾倒含有咸味的液体，湿了内衣，湿了被褥。一个周期过去，一切完好，什么也没有缺少。只是站立起来，肢体稍稍移动，立刻察觉体内坚韧的弹性已经消失。流失的那么巧妙、自然——从外表的皮肤还真的无法看出，脸色还更潮红呢。那个月，疟疾三次地重创我，都是那么准时，使我明显意识到它仍在近处。午后三点钟来临之际充满了紧张，似乎见它弯弓搭箭，就要脱弦疾驰向我。总要在这个时刻走过，心才松了下来，庆幸不再遭受磨难。显然，不能说是疟疾手下留情，放我一马，是奎宁——那么小的浑圆颗粒，带着褐色的釉采光泽，居然折断了疟疾锋利的箭镞。接下来调理的时间，相当长久。对疟疾的危险性，是后来我看了一本专业书，吓出了一身冷汗。

中年阶段的肉体，各种比较的因素都已形成。站在青年与老年两端之间，对肉体的关照走向郑重。在我认识的一些书画朋友里，酒桌上已失去了当年那种灌倒几个的气概，对白色的或者红色的液体，斯文对待，不再频频出击展开凌厉攻势。一些医学的话题渐渐进入他们的语境里，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连同血糖、胆固醇、转氨酶，从这些丹青好手的嘴里溜了出来。涉及医学这一学科知识的目的不言而喻。同时，还有许多来自民间民俗的健身秘诀，对于科学来说有的纯属无稽之谈，但是说话者列举某一位高寿者作证，信服感马上漫过了酒桌。在相互的肉体状态比较中焦急或暗喜。肉体从来都没有平等过。讲意气的人总是说“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简直自欺欺人。不同的肉体状态断然否定这种感情色彩浓郁的表白，因为成功的概率只能是零。中年阶段已经分外看重肉体了，走上顶峰开始下滑的肉体，仍然是趋于成熟的精神的道具。对待自己身边老者，犹如看到了今年的树枝上挂着去年干瘪的果实，不由加深了抵御的意识：悠着点啊，超俗点啊，洒脱点啊。这些带着轻松愉悦色彩的字眼，正微妙地影响着他们的观念，并由肢体动作流露出来。

疾病并不因为中年人的身强力壮而却步。许多迹象表明，疾病对健康的身体有很强的挑战欲，进攻取得了效果，并且都是一些奇怪的病症，让人束手无策。这时，病人身边的亲属、朋友，必须共同伪装成为善良的骗子，策划一个优美的童话——骗他。诸如把病症修改，把不治说成易治，把苦脸换成笑脸。疾病使人无奈，也使人狐疑。亲友们躲躲闪闪的神情，不自然地用语和背后的喃喃咕咕，都让狐疑的程度急骤提高。身体的感觉是最通俗的，眼看着药吃了不少，化验单上的数字该上的不上该下的不下，时光的漫长使狐疑得到了逐步的证实。反复祈祷的仍是那么遥远，而深藏于体内，分布于经络、血

液、细胞中的病毒，却没有一种力量净化它们。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生中的宿命因素，在我们浑然不觉的时候，已经潜伏长久。时机一到，它们就萌芽展叶，在健康的体内开放出恶之花。宗教的诱导在此时事半功倍，即便是天堂垂落下来的一节陈年蛛丝，都会被认作登天的梯子，捉住不放。没有理由去责备这一群体的世界观，为何在一夜之间，有这么多令人惊异的改变。精神本来就是虚幻的，对肉身的依恋，有权浮游八极，往来太虚，为肉身寻找乐土。安详，对于生日无多的人，该是多么重要。

疾病对人而言，是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私有化的，犯不着像公民守则那般，挂在醒目之处敦促遵守。每一位病人有每一种规定性——由医生制定，病人执行。条文的繁简，依病情而定。一般地说，遵守得越彻底，走出这方充满药水味的空间就越早。这儿连鲜花都充满了药水的气味，似乎从药液中生长出来。我们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不时看到一些不遵守规则的人。镜头通常是这么展开的：护士端药来，病床空无一人，便嘀咕：上哪去了呢。紧跟着是忙碌的工地，那位不守规则的人正在挥汗如雨地工作。本意是褒扬的，在我看来，这种褒扬只能助长人对自己身体不负责任的情怀。规矩制约了病人，制约了病人的欲望——食欲、目欲、情欲、各种占有欲。即使是再浪漫的情怀，都必须克己，转化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必须承认，克制是有悖于人性的，就算是十分喜爱并微小的愿望——抽一支烟、品一盅酒，也不能为所欲为，这是何等痛苦。是什么让他们忍受下来，让精神为了肉体折断欲望的触须？我一直觉得其中涵纳着一种可怕的能量。

尽管如此，疾病依然让人丧失了尊严。我这么说并没有贬低人性的意思。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是，任何一种病都是耗费钱财的，是一场金钱与病的搏斗。甚至掏光了全家长期的积存，